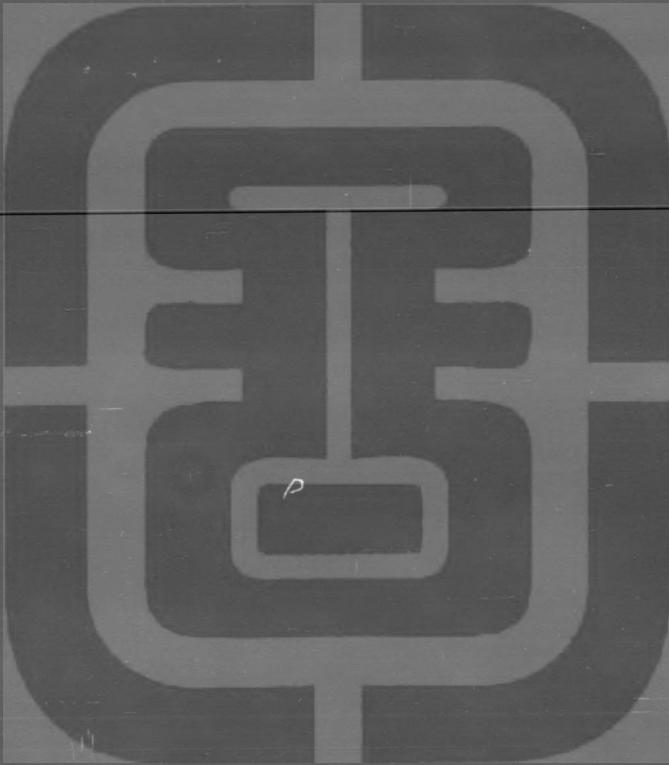


ル



灼艾別集下

雙溪雜記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

支祿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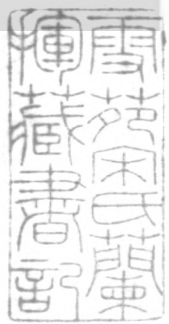
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

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闕支又如初封郡王

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

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

三十人者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夫以十子論



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千石及多於一字王祿
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
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
何事例又如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
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
事件卿慈谿王綸白于諸大臣定議鎮國等將
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
供論之則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衣食不
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
罪降為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此與將軍中尉

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
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石如知縣月
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
改四品以上三分奉本色柒分折色五品以下四
分本色六分折色後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
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為則每米一
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石
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
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級從五品又歷俸三年陞一級正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論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學士十年致仕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後其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無缺不得陞或卑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而陞者如翰林院學士春坊殿閣大學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使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士出身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等官皆有陞至尚書侍郎特虛銜者皆因該陞而無缺也又有急缺而無該陞之人則與署職如六部署郎中員外郎是也然署職之例惟行於六部司屬其餘衙門無之如給事中之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無五品官員以此俱無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僉都御史陞侍郎也然翰林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上官缺多乃於科道部屬中各論其歷俸年深

者不次陞補翰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
方得陞行人內選補科道中書亦九年得陞各
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外陞八品官
最為負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
雖有資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遷轉而
官無員缺則但仍舊任不遷中間年深政績卓
異者加陞俸級必待有缺方遷補之則黜陟之
典額定之員兩不相悖矣因初定黜陟之法即
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歷俸三年
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滿考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
不守也又三年一朝覲考察不候滿考而黜去
者多矣是三考黜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載考
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
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
回勞費且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覆庶為便也方
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
就任復職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
之法兩不相悖矣

天下官員額設若干計筭取士若干足勾除用

若官多人少則官職虛曠或官少人多則人之
壅滯洪武初天下學校養士歲貢一人後三歲
一千人通計三歲不過一千餘人後開設舉人
科進士科每省多不過四十人進士多不過百
人取士之數足當任官之數而又罷黜者多又
任者少是以人才常不足用科貢之外又有人
材之選自後人材也稍充積然待選吏部者三
月之外亦皆選除今各部歷事監生三月之外
考勤上選舊法猶存也但因歷年開貢開科加
以納銀納粟事例監生積累至數萬餘人考勤

後一年餘仍留在部及放聽選必十四五
年方得挨次取選往、衰類遲暮之人方入仕途
是以吏治不精民不得所若取士貴精而不貴
多及既用之後賢者久任不賢者速去久之使
百司庶府盡皆得人民生有不安天下有不治
者未之信也又科貢二途未必能盡網羅真才
如黃福以貢士楊士奇以儒七胡儼以舉人是
以進士未必皆優於舉人舉人未必皆優於貢
士進士舉人貢士之外未必無奇才異能之士
惟試之事而後可見貴乎能察識而超拔之斯

能盡一世人才之用而科目之選並行不悖
祖訓首章云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群臣
即時劾奏本身凌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
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
官員符同奏啟或上言大臣德政皆坐以斬罪
蓋鑒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為慮至深遠
也朱子著中庸或問至敬大臣章有云使大臣
而賢也則可如其不賢則所謂偏聽生姦獨任
成亂愚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
得而不慮也曰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

之義而然耳使其能明此義則必以正心修身
為本而得其人以任之矣不幸而有趙高虞舜
李林甫之徒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矣苟為不
然吾恐君上之權不在大臣而移於左右其為
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朱子此說是欲君聖臣賢
兩得其人也然自古以來雖有賢君而為姦臣
蒙蔽亂政亡國者多矣豈能君臣皆得其人哉
惟我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無
偏聽獨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

如有違枉臺諫得糾正論劾朝廷端拱以照臨
於上萬世無弊矣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
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
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
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
其人每日群臣奏事而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
奉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
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于本面

發出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於東角門內命
解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
在閣辦事尋陞侍講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
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永
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
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
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
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進表呈蓋雖
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銜方得預纂修之事

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任纂修之事者也况永
樂間胡廣所兼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
閣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
六部請勅手本云只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
施行則舊意猶存可改也終永樂之世二楊官
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
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
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
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

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
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
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
也後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
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內閣正統四年修宣廟實
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
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
之意可見然自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
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至於序班

道士亦以年資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
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
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
而後行卒使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
而日久因襲遂不可復改矣

太宗文皇帝靖難之初翰林遮侍官周是修自
縊於應天府李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等皆
不死是時欲下詔姚廣孝奉方孝孺代草不從
死之胡廣寺後居內閣文廟雖令講讀纂修
商議政事然文廟英明獨斷無敢以私意進

言者如解縉諫征交趾言雖公竟不從議過寵
漢府致有異志遂以為離間骨肉殺之以此知
永樂間內殿閣官自保不暇况敢專權自恣乎
宣廟在位十年三楊雖被寵用然承洪武永樂
以來主威權強盛之後宣廟又以明睿臨之
亦不敢任情專制仁廟初崩議喪禮部尚書
呂震奏定儀注已頒行楊士奇等言於上欲改
之震面折之曰凡事皆被汝等偏執壞了至次
日早朝群臣冠服皆依禮部所定惟士奇等與
英國公依內閣所議行宣廟退朝語楊士奇

等曰英國公雖武臣倒能守禮蓋慰藉之詞耳
然自後楊榮等漸專朝政人有犯法求救或在
卑求薦皆留意成之五府六部或畏其威聽其
說遂使百職不能持正思天下之士不由己進
退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
又勅御史知縣令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奔競
之風大行以賊露者甚衆由其操去取之權故
耳如楊士奇薦主事洪璵為侍講與經筵又薦
為吏部侍郎人莫敢抗以上事皆載於大學士
李賢所著天順日錄可見內閣官專權始於宣

德而成於正統初也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於張太后然後
行太后令付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

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
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此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多出權宜因

北征土木川賓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

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陰有都南之意亦未

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去行在

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閩支戶部茶鹽引

田銅板言者欲取貯行在戶部竟不從留馬快
船於通州聽用至今行之蓋自兩京並建兵冗
費繁而永樂一時用兵權宜之政遂因襲而為
弊也

自古女后專政甚至臨朝稱制以致禍亂惟我
太祖高皇帝家法嚴正后妃不許傳旨於外亦
不許群臣朝見世守為法正統初雖有詔凡事
白張太后而後行太后命司禮監以章奏
送內閣擬旨送上仍以聖旨行之未有徑以
太后懿旨施行者其內閣官擬旨最為機密未

敢顯言於外旨由我出也

英宗春秋漸長

太后崩處決大政悉由宸斷司禮監太監王振
乘間進言決意北征土木之變後英宗復辟
司禮監太監吉祥反逆伏誅初徐有貞以迎駕
為吉祥石亨等引徐有貞又引李英同入內閣
有貞等欲避形迹密計除亨等吉祥不自安遂
反亨等未敗時先奏有貞等諷言官論已
英宗怒下有貞等獄旋赦之外補叅政先是有
貞顯然專政賢但默助之亨等不知以為諷言
官論已非賢意仍留賢轉吏部左侍郎復入閣

辦事及吉祥石亨被誅而賢任益專矣

國初制律風憲官挾私彈事罪如誣告人加等
反坐洪武永樂宣德間未有敢挾私彈劾人者
正統初頒行憲綱亦禁挾私言事又禁彈劾大
臣生殺予奪出自朝廷不許再劾是以當時有
直言敢諫之臣而無幸親劾讐之事如解縉之
於永樂弋謙之於宣德劉球之於正統有忠直
而無奸私至於聽大臣指使作鷹犬搏擊人如
晚宋之風者則幾聞焉又如朝廷已知臣下奸
惡亦必令言官彈劾而後加罪者尤未聞也始

自徐有貞等乘英宗復辟之初欲害于謙等
始假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王鎮等之奏以為
獄案後英宗欲罪徐有貞等遂做前例亦召
言官劾奏而後下之獄此端一開遂不可改而
鷹犬之輩從此出矣自古忠臣當國勲望大著
必有一般奸邪之人在旁忌嫉讐怨乘機報復
而為忠臣者不能逆料也如武三思之殺張東
之丁謂之竄寇準豈以張東之寇準不能明哲
保身哉其始惟知正誼謀道不能逆覩成敗利
鈍耳正統己巳之秋兵部尚書于謙以社稷為

重力排和議身任總督軍務選將練兵坐推強
庸光輔中興厥功非細及虜酋也先遣使來言
款差大臣往迎

上皇都御史楊善使虜不持一繒以口舌曉譬
國威不屈遂得回塞當時天下之人皆知謙以
身佩安危功在社稷而謙亦自信其得効忠益
揚眉吐氣於班行而豈自虞其有殺身亡家之
禍於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之日正小人側目
之秋故事幾一變換之以忌嫉之私而乘之以
衆怒之隙于公於是乎難免矣蓋

上皇回鑿景泰既不讓位而居於南城又廢
皇儲而立己子景泰之所以得罪於
上皇者不小而景泰思病危儲嗣亦先殞謙乃
見用於景泰之人此第一可乘之隙也景泰無
嗣舊臣失倚以迎 駕為名自可邀功希寵此
可乘之隙二也非造謠言中傷謙等則奪門之
事為無名迎駕之舉為無功此可乘之隙三也
危疑之際兵權是賴故奸深者必欲假石亨而
後事可濟然不休之以大利害則亨或不從故
駕其說于石亨等曰壬文于謙已遣金牌勅符

取襄王世子矣又曰欲拿亨等數人掌兵者由是亨惧禍及而與吉祥徐有貞輩內外相應密謀固結而譙等駢首就戮矣

洪武永樂間文武大臣未有師保之加如魏國公徐達誠意伯劉基皆無加秩至

仁宗登極始加英國公張輔為太師楊士奇陞少保進少傅楊榮陞太子少傅進少保後三楊皆進少師楊士奇楊榮先卒皆贈太師楊溥正統十一年卒王振用事不與贈及蹇義夏元吉黃福等加師保皆在永樂之後也景泰間易太

子文武大臣皆加保傅之官惟于謙加少保有安攘功無愧其餘皆濫加也天順初悉革罷保傅官天順五年曹欽反逆吳瑾寇深殺死李賢被傷獨加太子少保至

憲宗登極始加少保吏部尚書王翱始加太子太保其後有以孝滿加秩者或以功加者至於無故加秩必先加武臣以塞口甚至以定策遍加歲畹武臣由內閣欲冒白爵有以啓之也

洪武初學士宋濂總脩元史永樂初高廟實錄皆亦學士等官纂修宣德初纂修

文廟仁廟兩朝實錄亦翰林院掌行正統初修
宣廟實錄楊士奇楊榮楊溥自以舊任翰林領
其事四年書成楊士奇楊榮俱自加少師楊溥
加少保其餘各陞級蓋以直內閣為典機務不
異古宰相之任而又總裁國史侵學士之職變
易舊制皆自二楊始也

成化以後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
與六部官相處自無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
官密裁抑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招權自專迨
寶讐隙尹旻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詮衡者十

八九年選法公平士有定守萬安為內閣首深
惡之每語所親厚者曰言官有能劾尹同仁者
勿憂無大官做也然旻在吏部久公論已歸又
壽光劉珣身旻同鄉相厚亦在內閣位亞于安
能持正論安雖欲害旻為珣所梗不得行及珣
因易儲事為安所讒間罷免安遂引尹直入閣
託所私道士李自省讒譖旻罪下旻子侍講龍
于獄令旻致仕連及旻鄉里故舊皆降謫外補
才望如侶鍾張海輩亦在敗謫之數成化丁未
孝宗登極李自省下獄死尹直罪黜萬安臺諫

交章論劾極其醜詆時刘吉亞安位素附安因
為之地寢不行庶吉士鄒智進士李文祥中書
舍人吉人皆論之安自票旨令吏部選除李文
祥繁堆衙門做縣丞著歷練鄒智與安皆蜀人
智言安貪位固寵老無廉恥刘吉附下罔上漫
無可否天下之小人也王恕彭韶天下之君子
也尤忤內閣意鄒智李文祥吉人相繼卒人以
比之王姻盧照隣云弘治改元司礼監太監懷
恩先以直道黜居鳳陽至是召还司礼監預聞
朝政思素知萬安諂佞及知王恕巡撫蘇松時
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跡及巡撫雲南時禁制
鎮守太監錢某不得肆行奏于上去万安用
王恕早朝退恩偕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
牙牌安趨出東長安門外從者不知也即日降
勅差人起取王恕為吏部尚書進賢退不肖一
旦勇決如此人心為之痛快後萬安并子輩孫
弘壁相繼死絕嗣

因朝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玉音
除其人為其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吏部會

官推奉之例其權遂歸于內閣每遇缺吏部先必謀于內閣而後定稍出己意必令再推或諷使所私言官論劾故凡內閣官親舊同年相知尊者無不援引起擢要地吏部與內閣相黨附者亦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親舊人以為公論無敢議者若出宸斷用一人雖至公亦必彈劾以為不由推奉當緣而得律條明載大臣專擅選官者斬其弊猶至於此勢使然耳劉書致仕丘濬徐溥孝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大甚弘治癸丑春朝覲考覈天下諸司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皆全用所著大學行義補中語有曰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留用數人衆多咲之者溥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擗冠于案執愈堅未久卒

朱子說大學是為學的間架看大學章句了只須看經傳久之經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學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亦此意蓋正心修身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真

積力久一旦自然到箇豁然貫通處可以泛應
曲當而無不得宜矣真德秀乃以事類行大學
為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立濬補行益詳凡
天下政事古今沿革無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
可以尋類攷按處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律
條之意無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
天下之事變無窮而理亦無窮大學教人欲明
一心之德以應萬事非欲事上立法而不本於
一心之活法也况有治人無治法氣數之不齊
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盡善者哉

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潛心理學不事華藻
立心亦端正自徐溥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
平為主外無訾議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
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謂
君子人矣惟處程敏政事論者以健為報復私
怨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
知劉先生不會做詩人以為困是怨敏政及敏
政為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賣題者及揭曉同考
給事中林廷玉上言敏政賣題雖未發露而可
疑者七遂捕舉人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

鞠徐姓者雖未取中魯以二幣餽敏政受之坐
是落職蓋敏政罪既在可疑及翰林官嘗為坐
主受門生餽遺亦係常事而獨送鞠敏政坐以
贓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孝宗晚年勵精圖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
獄御午門而鞠總攬權綱下無壅蔽及大漸召
劉健李東陽謝遷三人至乾清宮正寢而受顧
命天下頌之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谷大
用魏彬丘聚羅祥張興等日夕近侍講論世事
時稱為黨內劉瑾通文墨熟世務而性剛狠尤
深惡文臣專權屢於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
為司禮監內閣所掌朝廷不過虛名而已如天
下鎮守等項內官皆司禮監官奔用受大賄賂
如不信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抄了有金
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鎮守內官取回別用
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恩勝如
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取回新用者論地
方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
求無所忌憚甚至取於官庫莫敢不從初承運

庫內官差往南京織造龍衣弘治年間例奏討
長蘆運司官益載至南京變賣銀兩買辦織造
物料業已行時韓文為戶部尚書司屬官李夢
陽王崇文徐廷用寺以名節尚言於文曰今新
政之初決不可准益課織造於是再執奏
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寺劉健對以為內
官裝載官益夾帶私益沿路害人上曰內官
固害人文官也有不好的李夢陽遂草一疏言
自古閹宦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變至今言
之可為痛心

英宗皇帝狎一王振致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
寺拏問付之俎醢戶部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
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內應內閣劉健
寺亦劾之時王岳寺亦為上所信任密奏外
朝多官劾奏瑾寺不可不從上不得已久之
會天晚待明旦發旨捕瑾寺下獄李東陽與瑾
有舊瑾素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
寺所謀泄于瑾左右有以王岳密奏告瑾者瑾
寺遂趨至御在所俯伏哀訴岳寺内外交
通欲害我寺上以為無此事瑾寺曰若待明

日臣等再不得見 天顏矣 須今晚掣岳等三人送獄方可 上不得已 頷之 瑾等出傳旨 夜捕岳等繫獄 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禮監 無提督團營兵馬 設內行官校 巡察兵衆 提督東廠官校 巡察谷大用 提督西廠官校 巡察張永等 并李榮 王岳 范亨 徐智 俱發南京充軍 行至臨清 將王岳 縊殺之 由是權歸瑾等 勢傾中外 瑾等先嘗奏內閣專主大事 納賄行私 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 至形於劇戲 上久信之 至是 遂令劉瑾等三人自陳 准致仕 內李陽 獨留不去 東陽上言 臣等二人責任一同 而獨留臣 將何辭以謝 天下章屢上 竟不從 東陽門徒最盛 初皆以為東陽 素有文名 故得不去 及後 劉瑾於朝陽門外 創造玄真觀 東陽為製碑文 極其稱頌 人始信 泄捕瑾等之事 為真 適有進納內府折銀者 內有假偽 驗出 以韓文不能防奸 罷職 為民令 邏卒伺察 迂途又乘一驛宿野店 而歸 邏卒無所得 適郎中張偉公 差回乘轎 尚寶卿崔某 冊封 帶回家 馳驛乘轎 副使姚祥 赴任 擅起人夫 馳驛俱奏 之捕下獄

崔某姚祥枷于西長安門外張偉枷于通州
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釋充邊衛軍自是內
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得矣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舊制又如天順間
曾革罷矣將各處巡撫都御史俱取回惟邊方
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裁
革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得宜及取
南京戶部茶鹽引由契銅板赴北京戶部掌管
最合舊制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
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瑾等分用皆借貸於
京師巨家及回任括民財倍償之上下交征莫
有紀極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
奏給事中御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
糶草浥爛者瑾票旨速繫巡撫都御史管糧郎
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加倍陪
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
是商賈困弊邊儲漸乏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
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無此例命戶部尚書顧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以天順前無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邊方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罷送銀之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城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以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所銀二錢伍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弘治初戶部尚書葉淇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淇淮安人鹽商皆其親識因與淇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便淇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銀積至一百餘萬兩人以為利而不知壞舊法也蓋洪武永樂以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边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鹽報中故地方粟豆無甚貴之時今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價多而近邊米豆無人買運價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

水學圖傳卷一
叢蘭整理陝西邊儲遂令百姓每名徵銀二兩
伍與淮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必有差錯貽弊如
此使顧尚書當劉瑾查問之時、荅曰昔鹽課
在各边上納故無年例銀之送後改鹽課納銀
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瑾必不怒而反
正鹽法必不受其禍矣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
匱之因詢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為國初屯
田備備故軍食自足後為勢家所占以此軍不
自給瑾遂慨然修卒屯田分遣胡汝礪楊武周

東顏頤壽寺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
多及追完積逋者為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於
近邊州縣百姓買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
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至數百餘頃悉
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孝比較屯
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子人心憤怨指揮何錦
等遂與安化王謀起兵傳檄以誅瑾寺為名瑾
禍自是起矣正德三年劉瑾行事益務嚴刻動
用一百五十勛大枷、號示衆給事中安奎御
史張或因盤糧數不明枷于東西長安公生明

門外時暑雨晝夜不輟莫敢少移都御史劉孟
到任遲延亦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喪氣惟
恐獲罪給事許元錫郝夔因事皆自殺主事王
守仁抗章論瑾等專權亂政瑾矯旨撻于朝堂
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怨有偽黥
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
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
者吏謄寫于公生門外鬻之瑾進卒得之捕吏
下獄拷訊所從得展轉拳指竟不知其由乃遣

官校詣南京上元縣求之亦無狄元名姓說者
以為狄者夷狄也元者胡元也寓意於此耳又
一日早朝畢御道遺一紙帖上親見之命拾
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
下官出午門外跪聽處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
盛暑熱死者十餘人復下獄追寃竟無所得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時仕
宦顯達者河南則有馬文昇許進劉宇焦芳李
騷湖廣則有劉大夏王儼熊翀等健與文昇等
雖同鄉而不阿比文昇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

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徒屢止之票
旨不准後因奏設九江兵備兵科都給事中夏
祚論之令文昇回話認罪許進為戶部侍郎同
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失時嬰城自守
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
四事律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碍難行以為愧李
璣為鴻臚卿年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昇薦
刘宇總制宣大軍務時刘大夏為兵部尚書與
文昇宇有隙因
孝宗召見宇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

上密遣錦衣百戶邵琪往祭之以養馬未送回
奏司礼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
究東陽與大夏同時為庶吉士極相厚王儼與
大夏姻親熊翀以廉著由山東布政巡撫延綏
陞兵部侍郎大夏拔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
山東陞戶部侍郎文昇時為吏部尚書欲折王
儼引進刘宇不得遂一日兩廣巡撫缺文昇首
薦熊翀聞徑造吏部辨之守後門吏不為通翀
即撻其吏於門外後翀陞右都御史巡撫兩廣
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

屢疏論之遂令致仕劉建在內閣居首河南信
陽州人何景明年少能詩人以為首相同鄉必
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不取
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
來居內閣不黨比故舊僅見健一人而東陽以
神童舉與敏政齊名然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
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寢成
黨比之風而不能迪知忱詢舉用真才實孝當
時有識之士私相講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
引進一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變
將起後李夢陽草疏急欲殺劉瑾守而謀慮不
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躬自蹈李訓
之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
自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
而諸司英朋傑士平昔以文章瓦礫取重于世
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與東陽交厚在名士之
流夢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敢少
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
出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
也後文因事繫獄罰米千石輸邊二子皆罷官

夢陽亦下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容吾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仍贈以物曰後當復用東陽善終贈大師謚文正人之禍福不可測如此

劉瑾性極貪酷而假竊仁義沮抑同列馬永成欲陞百戶邵淇已得旨瑾力拒以為不可爭於上前谷大用聽鎮守臨清太監言傳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于法東廠太監立聚忤瑾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

孝陵大監王琇於御馬監建新宅誘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倉糧草所得利進于內琇自為旨送戶部出榜尚書顧佐守白于劉瑾谷大用瑾大怒同谷大用直至御前言安有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上以為知瑾遂加其攬納戶于戶部門外命矧其枷不得屈伸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琇罪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奉三司官賢能并劾不職者時因吏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奉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後瑾聽譖斥去進歸河南

靈寶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挾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瑾等凡事和同其為禍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劉瑾欲專權凡除軋已者一日向隙言于

上謂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遜永出就道榜諸禁門不許放張永入永知竟直趨至御前訴

己無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語不合永即揮拳毆之谷大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解由是永深憾瑾會寧夏事變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竊窺神器也衆幸永并揚一清徃征之

未至為變者已被獲永等至寧夏回謀于途必因此陷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因張雄張忠等共訴于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之上猶預未決衆曰少遲我等皆為齏粉陛下安所之乎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瑾衆勸上親行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令牌子頭入問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瑾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疑矣出門有牌子頭數人執瑾就內獄黎明送錦衣獄坐以謀反凌遲處死悉誅其家

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頌永功

正德間內官得寵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等皆霸州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觀上遊幸之所及為寤杲所逼遂聚眾拒捕瑾誅杲亦得罪繫獄當時若遣驍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聽其便宜襲捕惟以平賊為功不論首級多寡不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尚書王敞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齊彥名收安肅縣獄劉七等十餘人劫出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窮民響應增至數千敞束手無策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建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顯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言行之故事仇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部徑准施行由是言官爭論敞不職乞速罷黜張永素悅敞不能留令敞掌通政司事以何鑑代之一清舉巡撫大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簡閱中

錫書生欲效龔遂化渤海盜事欲撫令解散張
偉純縉之子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遣檄諸路
榜示劉六等經過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
食若聽撫待以不死劉六等聞之所至不殺掠
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棗園兒駐兵劉六等
來謁中錫開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內臣
主事馬老爺豈能自踐其言乎潛使人至京師
探諸中貴無招降意又以山東所劫金銀輦載
赴京饋權倖求救不得遂大肆劫掠衆至數萬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劫馬都堂
家房屋財帛由是謗騰謂中錫恐賊害己私家
玩寇傷民遺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偉下獄罪論
斬後中錫死獄中張偉華爵間任中官因是以
為此事非書生所能辦乃命太監谷大用總督
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銳掛平賊
將軍印充總兵官所統兵萬餘亦未簡閱而大
擁衆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遇劉
七等交戰大敗損折官軍喪失輜重無算又失
將軍印附馬游春子隨銳冒功亦被殺適宣府
遊擊將軍許泰領兵至救按銳僅以身免罷回

京以與谷大用同事因不問銳失律喪師之罪

自古論治道者皆曰明是非公賞罰而不能見

於施為著於實效正德六七年間盜賊四起當

道者不能預知中外武備廢弛不可用當專用

驍將選勁兵討平之因賊攻破曲阜縣犯闕里

李東陽女嫁衍聖公子聖公言于東陽以為布

按二司守巡官迂迴避賊見城破不救東陽怒

始下守巡官獄默為民及谷大用等既出師何

鑑奏山東巡撫都御史邊憲真定巡撫都御史

蕭翀撫馭無方皆差官校掣解赴京問以失機

既而釋為民又著令州縣官被賊攻破城池比

守邊將帥律抵死彼時廟堂諸公自以為公行

賞罰而不知盜至十萬非巡撫布按二司官及

州縣官所能制是時州縣官有被賊殺死皆以

鄧義旌之如東強縣知縣段芳自城上跳下墮

水死贈官廕一子世襲錦衣百戶延綏叅將馮

禎被賊射死封伯爵廕子錦衣百戶寧夏叅將

仇鉞因捕獲何錦等已封咸寧伯至是迓散河

南流賊趙鳳子等非有攻城畧地之功乃因是

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由浙江

進封咸寧侯世襲都御史馬炳然挈家由浙江

歸四川為劉七等所掠殺死亦贈官廕子皆當
道諸公不孝無術而又雜以私意行之宜乎政
刑紊亂而患相踵未已也蕭翀邊害罷官未
二三年復起用邊憲巡撫寧夏蕭翀巡撫陝西
是非賞罰果有定論乎

谷大用陸完毛銳統兵討賊毛銳喪師不加罪
自出師後賊益熾攻城劫獄殺人放火益多皆
不責門奉職不效之罪惟以斬獲習從首級報
捷論功冒賞完陞右都御史官軍與賊交錯往
來燕趙齊魯之區一年餘而谷大用等奏帶權

勢僕從坐冒首功日費廩餼又紀功給事中柴
玉吳榮御史吳堂雷宗皆得干預兵事調度民
兵各為戰守官軍數百里外亟首送驗巡撫山
東都御史張鳳急選民兵令自買馬團操挑挖
坑塹督責布按二司官尅期完辦巡撫真定都
御史甯杲召募無賴數千衣敕器具取給州縣
事煩民擾其害過賊之半巡按山東御史張璠
真定人積不能平奏論谷大用陸完等師久無
功地方受害疏下都察院都御史王鼎奏乞令
兵部差官勘究何鑑護短不行黨院者嗾御史

以他事論鼎不已遂罷歸竟以完代鼎

漢於張掖郡置金城屬國以處蠻夷降者又於

匈奴昆邪王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苗

通路宋為西夏所據國朝於張掖設甘州

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肅州

外為嘉峪關外蠻夷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

斤曰苦峪曰蒙古曰安定曰沙州曰曲先曰罕

東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命其酋長管束夷衆內

附肅州外捍遠賊又於肅州外千里許建哈密

衛投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首之

效順者封為忠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

通土魯番撒馬兒罕天方國諸夷朝貢往來自

古據有河西修飭武備羈縻羌戎之法惟本朝

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夷一遵舊制不敢

生事故釁所以百五十年來西陲晏然無事弘

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阿木郎與達賊野乜克

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賞賜土魯番衣

服剋留土魯番王阿黑麻率衆來哈密刀裂死阿

木郎陝已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

忍殺攜歸土魯番由是哈密失守朝廷命侍

卽張海往經畧之海素有學術至彼上言遠夷
不可加兵來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
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
將陝已送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

審齋瑣錄

永樂初選翰林文學之臣六七人直文淵閣參
典機務詔冊制誥皆屬之而騰副繕正則中書
分直更入事竣輒甘宣德間三楊諸先生始置
厨饌於閣之東偏西選能書者處以閣之西小
房謂之西制勅房諸學士則居閣之東五楹專
管誥勅具稿定正於閣老乃付中書繕進謂之
東誥勅房而帶知制誥銜則惟閣老與諸學士
而已中書等官不敢僭也時諸學士每早與閣
老會食乃退正統九年陳芳洲先生入閣後學
士惟劉鉉先生一人過自遜避朝退止於東閣
不復會食視誥勅以後學士皆因之至今誥勅
閣老悉委於中書序班譯字等官一樣盡葫蘆
矣

五府六部都察院精微皆送翰林注銷掌於學
士陳芳洲先生入閣兼掌翰林印則委於博士

典籍待詔待書等官猶是也至天順二年博士以下官悉缺則直付於東誥勅房中書郎中等官矣而繳進文移則代署孝士職名耳

四夷館本屬翰林院提督每月朔掌印孝士僉押公會簿送館自提調教師以下日晝卯酉月終送院稽考譯字官并子弟更禮二部移文會同本院孝士無不與焉成化己丑禮部偶失請掌院事者怒不之與至今文移徒屬孝士而會考則一歸於閣老矣

文淵閣本翰林內署非衙門名故凡朝廷之

宣召諸司之文移雖事關機務亦止稱翰林院或稱會同翰林堂上官初不以內閣名比年以來則直稱會同內閣大臣而翰林堂上官不道及矣後進朝紳之不習事體大率類是今翰林院外署本鴻臚寺舊址建於正統七年而印則造於六年也初落成日諸孝士皆到任錢文肅先生掌印不設西楊南楊二先生公座曰此非三公府也至期二楊以聞乃命工部具椅案胡宗伯定位次二先生始自內閣出就座時論雖懸文肅然二公所供職則固翰林事也

永樂間嘗選奉人監生習四克譯書閱其妨曠
本業乃命會試卷尾識譯書數十字三場畢送
出翰林定去取仍送入場填榜蓋優典也然既
登第仍官館中習譯書如許道中先生是也至
景泰初吳禎以民人充譯字始援此例中鄉試
及登第又以與脩寰宇通志成從衆庶吉士出
授御史成化間俞瓚又因此例授主事於戶部
蓋資稍可進輒習舉業而譯書不復精徒籍為
科第之捷徑故爭趨者天順八年彭可齋始建
白如制去取於內不復送出院矣

景泰間予以庶吉士與脩寰宇通志一日同彭
彥實往文淵閣之東如廁適值少保芳洲陳公
亦來予兩人却立公疾行而過顧予兩人笑曰
以緩急為序他日公入廁周克佐贊善先在內
公戲曰人生何處不相逢觀此二語公之從容
善譚風流醞籍蓋可想見

景泰間 朝廷命摺纂修官職名於文華殿壁
時命中貴詣館促完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
林南苑進時新果品輒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籩
旋振閣老同行礼畢乃啟黃封品分以歸又嘗

賜燒猪羔羊上樽宴勞於東閣皆需醉直幸與
被其榮蓋一時 恩意勤渥前此無有也

國初革中書省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
翰林六七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對叅決
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過李士洪熙初始陞孤
卿皆潜却舊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是之時干
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無幾國用有
餘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無制 宣廟
英武乾綱獨斷百司守令久任不更官民相安
天下號為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

憲廖謨杖死驛丞事東楊以鄉官欲坐償命西
楊以鄉故欲擬因公互爭不決請裁於 太后
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償命過重因公過
輕宜對品降調府同知 太后聽之自是振日
据據內閣之誤裁決一歸於振三楊乃迭請告
展省適宗室中有遺東楊土物者振將發其事
西楊以東楊不在京辯解之東楊聞報兼程造
朝觸冒瘴疹卒於錢塘以此振權益專好大喜
功遂因麓川思機發思仁發兄弟讎殺遽有麓
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濫費爵賞可爭荒

莫之地竟何益於國家乃致九溪苗獠乘勢不靖兵連禍結延至葉宗流鄧茂七黃蕭養輩相扇而起極於土木之大變此皆三楊失柄於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又孝東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賢相必曰三楊三楊蓋所善者多也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儒臣皆小帽襖襪待後以觀之畢各獻詩歌詞上親第高下賞黃封宝楮有差至宣德間猶然以後閣老與諸孝士卿亞間與焉以

下儒臣不復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景泰間朝廷銳意欲脩續通監綱目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時諸閣老乘間詆本院官怠緩完期不可必因各薦所知於是丁泰議理寺皆被召鼎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松林下經宿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諷老如劉治中實劉宣化先生因譏之曰生老病死皆史館備矣一日丁泰議與宋尚宝懷尚氣失色恚詈於館中陳緝熙遽成一詩云泰議丁公性大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僉言污玉堂同輩

有情難勸解外郎無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
輩曾為修書開幾場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
謝曰毋更貽斯文笑也識者以是知此書畢竟
無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太宗皇帝晚年
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東楊即對以趙府
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宣趙府熟視頃之意頓
罷仁廟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兼謹
身殿大學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
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復陞兼工部尚書夫立

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臣假以為東楊地乎而
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宣宗因東
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
尚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
後實錄完乃同西楊進少師

正統中貝祭酒以賊罷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
先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荅云
不可謂無人惟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
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於此任古廉哂然曰胡
說胡說明日有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

宗在翰林袁柳庄嘗或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
功名相將時陳公儀貌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
者未之信後陳公以方嚴肅下古廉以忠恕得
士聲望聳然柳庄之術信有驗矣

正統中宗伯胡公浚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
落地從容拾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
十三年彭可齋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
俟旦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素
令錦衣衛拿已奉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
時不到不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

狀元遂被拘執如囚人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
措自得大体於是可見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
門功次每早鴻臚宣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題
識者聞之無不嗟惋予私與彭純道先生言可
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景帝果薨群臣
萬姓不能不擁戴上皇以復定位何煩弔兵
蹀血於禁邪况當日景帝已擬力疾出視朝
若南宮出稍緩事即不成不知石亨輩置上
皇於何地此乃僥倖貪天之功非萬全之策而

今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於是彭先生間
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
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顧對之餘從容
言之上頓悟即加踈絕亨輩反快、怨望竟
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從此得釋

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多出於權貴所薦引及
揭曉日錄文謬誤去取徇情謗議洵、無名詩
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 聖主開科取俊良主
司迷謬更荒唐薛瑄性理難包括錢溥春秋久
主張吳鄧柳只知貪賄賂孫賢全不曉文章問

仁既是無顏于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冒名當
問罪周公係井亦非常閣老賢即真慷慨總兵
令姪獨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當作至私
堂蓋許道中之子及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
文則語題鄧去顏子起克己復禮為仁孟義本
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備言之

永樂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菴先生主考
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折卷乃陳芳洲
循先生以鄉故為嫌欲取林文結字難識進呈
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才也遂

取為會元而循居二王朝第五 太宗見朝名
喜北京初啟會闈而經魁得一畿甸士遂以布
衣召見賜酒飯後翱至宮保大宰壽祿名位非
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 思見辭行礼畢
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聲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聲震如雷俗私謂之打掃其有痰咳不可忍者
許引退自便宣德間曾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勅免其常朝成化中 文華殿經筵
戶部尚書馬昂以將咳退出殿外俟講畢仍同
行礼此予所親見餘未見有敢先退者蓋昂初
嘗為序班故尚習此例其他見此不以為異則
以為失儀矣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
私譖之久不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
任同事者謂且擬侍郎公曰吾以尚書薦而改
擬侍郎則自歎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瑜頗
稱旨乃復召對如舊

天順中李文達公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以
老成大司馬^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

而尤賴公所維持凡公有所薦舉必先諭意於
二公至御前釀咨時於文則誅諸王公武則諸
馬公或既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還須
召某等再審二公亦如公言以是上不致疑
下皆信服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撫大
同因議事至京留補少司馬英廟諭李文達
曰大同巡撫須得似韓雍人品方稱文達以山
東廉使王越對及越至陛見後復論文達曰王
越是藝利武職打扮越初廷試手中卷子忽被

大風吹起回翔雲漢莫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
題知且於內閣取紙摺成卷子付之後越至封
歲寧伯蓋飛騰之兆見於廷試豐偉之儀見於
進用固不偶然而卒以啟邊釁削爵惜夫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總督官校緝事兼鎮
撫問刑權傾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
以進言別是非於御前者惟李閣老賢與袁
指揮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摺擬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拿去問只要
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下獄考訊告楚莫能自

白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號楊倭漆者
憤然上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閣老逼揚供指為
李所嗾楊惧考死於獄乃誣達曰此實李所教
但我言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
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
詣閣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時李方自東宮講退陳
安簡彭純道乃詰曾得旨否曰未也且暫去
一對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大言曰死
則我死我何敢妄指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
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門教我指也達失色以
是彬得從輕調南京錦衣衛帶俸楊亦得免人
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
緝之務欲傾李尋以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其
謫成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礼亦人之所難
南京国子監內號房皆無門限而成賢門二字
無鈎

太祖謂季才湏出用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
怒詹益奉書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畫至今粉
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網紀法度為序每字
二十間比監則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為序盖

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
衙門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獨無扁
相傳洪武間一夕潛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
詰旦具聞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
不敢復揭

太宗兵駐金川門即命訪解公大神既至甚喜
始建內閣處翰林七人而公為首今內閣規制
皆自公創及設儲未決乃召公預議公言立嫡
以長繼曰奸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後立福
等泄此語於漢庶人怨譖不已乃調外任竟下

獄解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庶人之所
為也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辨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適
閩廣處州寇發剽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
巡撫侍郎楊寧稱於衆曰韓績衣聰明百倍於
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憲副不
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
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
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踈滯處置事務靡不允
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者皆以為

不及嘗念陳芳洲先生為舉主赴鎮經泰和躬
祭墓下流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也報也

平江侯陳公瑄天資明敏善幹濟初公帥舟師
扼江津時靖難兵至即濟以舟少乃拆民居

材編筏以足之後總漕運見河道兵民舟楫往
來錯互衝塞難行創為溜頭指簷以相避實為

兩便至今人遵行之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勅遣官賫

勅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

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

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朽腐請出

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

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皇妣紀氏得幸有娠萬貴妃既竟恚而苦楚之

上令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痞報而屬門官照管

既誕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悼恭

薨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歲甲午春直

偶與彭先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

牒或訪其外家畧加表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

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唯至冬又談

及之公答曰近嘗託黃賜太監具達至云漢高
外婦之子且明取入宮今實金枝玉葉何嫌而
諱上乃諭黃賜汝上覆先生是有一子在西
宮俟再打聽直歸竊欲建白請濬名以示外庭
稿具復慮萬一允請因而見忌致有疎虞則答
何諱老氏福首禍先斯所當鑒且度皇子日
長中外已籍當有發之者奚俟予言遂已至
是太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
之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
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宮次日下勅定名徙紀
氏處西內永壽宮禮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懼
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己功皆受厚賞敏因監督
操練示欲立意於諸總兵又令內史軌鏞致手
簡託序班嚴冠英來諭意於予即具請奏稿呈
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會禮吏二部議定具奏
僉文武各衙門堂上及學士官名而以英國公
為首六月七日早奉進即命司禮七太監宣四
閣老至中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
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國曰聖斷寔御筆親
批云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齒稍長行之明且復宣四閣老至文華
殿諭之曰 皇子頗會讀書待他進此學且遲
遲商閣老獨對數語請謹保護至於衆意欲請
皇子女子同處別宮庶脫虎口則不敢云蓋恐
相激時紀妃有病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
中吳衡往治萬貴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
次日病少間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六月二十
八日卒是日天色皆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
發喪追封淑妃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
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
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
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
戒暴怒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觸
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與掌順天府事工部
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相忿詬 朝廷遂兩
罷之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
而解胡二楊諸公則以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
竊自比於魏徵夫唐寔由太宗化家為國而宮

僚魏徵等皆出唐高祖之擢承乾未登大位統
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怍焉今建文嗣統
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
擢視魏徵之於承乾殊不類况當時群臣中如
周是修之死我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之旨聖意所寓深矣今二公乃安然徇冒何
其忍也後雖有輔佐微勞難蓋前愆大節已虧
而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
韙焉其中惟解公終歸自謫所居冗散則其責
任又非蹇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太宗渡江時解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修
相約自盡於應天府李既而解先生使人覘胡
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家人曾伺猪否解
先生咲曰一猪尚不肯捨豈肯捨性命盖皆初
無意於死也惟是修竟行其志哀哉文貞為之
著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寔以解薦而文字
中絕不語及歸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解
夫人爾

吾泰和蕭子韶盖木匠之子洪武初登第
高皇帝問其家世對以一絕云嚴親曾習魯

機常年製下青雲梯腰間帶得純鋼斧要斫蟠
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事謫戍陝邊王
問其出身對一律云令主從容問出身草茅原
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十士庚午秋闈第四人
列職地官階六品承恩天府僅三春戎衣再
際風雲會始信儒懷席上珍後復起為知縣尋
致仕

吉水灘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娶嫂地基
僅一間其孤姪吞聲忍氣惟旦夕焚香稽首頌
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忽大雷電風雨移

其樓空其地以歸孤嫠至曉人視之不失尺寸
神矣哉此可為欺孤弱寡者之戒
巽齋歐陽先生始登朝縉紳士林意以六一先
生廬陵人也代出名公必為望族巽齋以欺人
欺心為恥力辭非六一之派且曰人當自立豈
可冒他人為重此巽齋所以為賢而崇齋之為
可恥也彼不羞盤飧不辱於菟者又可知矣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
初文廟以女真種類歸款不置建州女真毛
憐海四等衛各授指揮等官所以渙其群俾不

相統攝以共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之
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為大患惟嚴飭
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
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說
汪太監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
師汪主於內遂命撫寧侯朱勇掛印總兵鉞提
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
人來貢遙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
之既至給就鳴那演禮入門伏起三校擒一格
聞搜據因乃就紉監禁在衛虜衆不意大軍猝
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
將入城諸大臣皆遠避上御文華殿以俟論
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十餘石勇進爵保國公鉞
進右都御史朱上改司徒郎中王宗彝以督餉
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進階有差未幾
虜以復讐為詞屢侵邊堡搶去男婦碓舂火蒸
支解以殉屯堡屏迹弗克耕種遼地騷然識者
憂焉

成化丙申予佐禮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
賜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

鶚遂以病告予同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
曰病將三月當住俸矣振恭曰盍告歸宜水土
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明日報卒予因
嘆曰一鶚不慮病不起且慮俸當住蓋以廉貧
之故可惜也

宋夏鄭公竦在朝數被御史糾劾疑承時宰風
旨作青雀詩云青雀孤飛毛羽單卑棲豈敢碍
鶚鷺明珠自有千金價莫為他人作彈丸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象奕因命曾子榮
先生應制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

死生千里封疆馳鐵馬一川波浪動金兵虞姬
歌舞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
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

用兵擺成隊伍空輸贏馬行曲路當先道將守
深宮戒遠征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飛砲下重
城等閑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詞意宏
偉尤勝前詩君臣之器量見矣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賢面黑徐溥面白徐
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探花
今制東宮官名多襲古如庶子洗馬是也景泰

水步勇
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
日洗幾馬主靜應音答曰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
馬尚洗不乾淨衆聞之噓然後主靜與李克述
同陞庶子劉宣化戲謂主靜曰衆人皆是假庶
子先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出聞之默然無以
答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庸高販技藝革職之流以
及士夫之子弟率資緣近侍內臣進獻稱玩輒
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即署中書司務序班
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三閣老

之子若孫甫髻戲以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
隸但不著事朝參而出於梁方之門者一日內
宴鍾鼓司承應扮一老人部糧責解戶米濕解
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纜之病老人曰便湏塞
了船纜免得耗濕 朝廷糧米答曰若要塞船
纜湏是無糧方好 天顏為之少霽晚年悔悟
及予入閣因事諷諫遂皆革罷
成化間太監汪直用事朝紳詣附無所不至其
巡邊也所在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
百里望塵跪伏俟馬過乃興及駐館則易小帽

曳檄趨走唯喏叩頭半跪一如僕隸揖拜之禮
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喜遂得進陞工部兵部戶
部侍郎時有諺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
似燒葱奔兢之甚良可嘆也

解學士先生嘗弔友人喪妻入門曰恭喜繼曰
四德俱全七去咸備嗚呼哀哉大吉大利聞者
絕倒蓋其妻悍也予嘗觀之崔家宰之妻李尤
悍崔慄慄畏順至怒輒跪起拜謝以冀免蓋恐
傳味於外而益養成其惡崔後至家宰李病將
死尤聽候省視不敢違及卒後妾得專房遂生

二子不至絕祀豈非大吉大利之可哂邪

弘治中太監李廣以左道見 寵任權傾中外
大臣多賄求之戊午歲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上
既成後適一小公主患痘瘡衆醫莫效廣飲以
符水遊殤宮中方歸咎於廣未幾清寧宮災有
謂亭之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太歲故有此災
太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興工動土
致此災禍累朝所積一旦灰燼廣懼飲鴆死訃
聞 上意其所蔽必有竒方秘書即命內侍搜
索奉命者遂封其外宅搜得一帙納賄簿籍首

進之簿中所載某送黃米幾百石某送白米幾
千石通計數百萬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
幾何乃受許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即銀因悟
廣賦濫如此遼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
問凡與名者惶懼危甚各自星夜赴殿跪求救
不期而會者凡十三人月下看簪影童而一
人獨乘女簪事雖得寢不究而納賄者之名一
一盛傳於朝野覲顏惟甚久而亦安然無復羞
愧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之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 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

涉然往 有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
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旦以起早隱几睡重
不寤竟不及上殿時謂元首失了明年遂有駕
留虜庭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景泰辛未狀
元柯潛人謂柯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
虜退居南宮不亦哥潛之識乎天順癸未會試
監試御史焦顯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
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
無忌乎未幾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
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合亦似有定數未可

聚謂附會之說也

立齋閣錄

洪武壬子簡會試士張唯等十八人授編修等職入文華堂命濂為之師俾肄業上間至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給酒饌每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之主給冬夏衣時賜白金鞍馬

上之十有五年詔立諸殿閣官以寵侍從儒臣之賢者於是金華吳公沉沉字潘仲由太史屬拜東閣大學士且親製誥文以授之

宋訥洪武十三年冬除國子助教橫經發難舉節廓塞學者如客得歸嘗同諸儒應制撰勅文畀僧道錄司領教事者十有六道訥授筆立成雅稱上意召授翰林孝士奉議大夫十五年又陞文津大學士會建大學成中外歲貢生徒日夥而職大司成者往往選悞師生相奸教化不行宸衷簡注擢為祭酒陞朝列大夫以釐正前十八年九月也其後師道既立大被賞賞洪武二十七年三月初九日戊申陞行人司為正七品左右司副為從七品行人為正八品凡

設官四十員咸進士為之先是所任行人多孝
廉人材以上其將命四方往々不稱使旨至是
始命以進士為之凡齎捧 詔赦奉使外夷諭
勞賞賜祭祀徵聘賢才賑濟軍務整點軍司等
事則命之餘外奉旨諸司不得擅差而行人之
權重矣

洪武十九年詔民間八十九十為鄉閭所推者
賜爵有差貧不能養者日給酒肉歲昇絲帛著
為令

陳遇字仲行居金陵元時江東明道書院山長

教授温州元季兵興歸金陵

太祖渡江至金陵御史秦元之薦遇孝行才識
上致書禮徵與語大悅俾典戎務籌畫三幸其
第皆以機密授供奉司丞辭不就洪武九年首
陳為治要道三授翰林孝士皆辭 賜肩輿校
尉十人畀其出入除中書左丞又固辭 上御
華蓋召入令坐草平西詔立成極喜賜宴重賞
金銀段疋衣服等物除禮部侍郎兼弘文館大
學士復辟除太常卿又辭疾 上親賜藥命太
醫院官醫治 賜錦衣褥被粥束及瘥除禮部

尚書又固辭 上御奉天門召入命坐詢問典故時炎暑賜紗衣命引內福澡沐賜宴 上命令其子充宿衛亦辭屢蒙厚賞當時公侯卿大夫無此寵遇也病復作 上命太醫院醫治弗痊年七十二 上再三哀悼賜棺木麻布木鈔莖次子恭天順間至工部尚書管柴炭遇後用子貴贈大理寺少卿

禮部議到合差行人事例開坐本月二十三日本部同各衙門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整點驛傳決罰有司審決重囚不許差欵此除

外今將奏 准事開坐劄付本司文書到日仰欵遵守施行須至劄付者合劄差 開讀詔赦奉使四夷 諭勞 賞賜 賑濟 徵聘賢才整點大軍 軍務 祭祀 特旨差遣不拘此

例右劄付行人准此

永樂三年正月翰林學士解縉等選新進士俾進文淵閣進學得修撰曾榮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奇二十八人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命增忱為二十九人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橐楚王禎相繼來朝

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 上命東宮
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 上遽召
翰林臣及至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太后孫謁
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示爾三人試言
之對曰周楚二王屬尊當列稍前兩傍東宮稍
列後居中皇太孫列東宮之後諸王孫與太孫
同班而分列兩傍 上曰爾所言據乎曰朱熹
家禮大畧如此 上行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
與士奇所言合遂命鴻臚丞周昇馳齋赴陵俾
奉行之

東宮傳 上命召使部翰林院官奉老成正大
儒者侍皇太孫講讀明日特召蹇義及楊士奇
義對曰兩人共奉部侍儀智然衆鮮知之議尚
未決東宮云往者吾奉繼鼎大誤後悔無及智
甚端正但覺老矣士奇曰雖頗老然起奉官道
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廷官中未見其比
是日午朝東宮以聞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
識朝廷大體能直言而不阿向元正日食呂震
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奇士言宜免賀朕從
之遂召礼部翰林諸臣諭曰儀智甚好朕知之

今侍皇太孫講讀

永樂十一年置貴州布政司洪武年間止設貴州思南思州宣尉司管屬土民仍設都指揮使司衙門鎮守其地有鎮遠侯顧成在彼鎮守至是湖廣叅政蔣廷瓚具奏開設布按二司將思南等三宣尉司地方改設六府安南陳日焜為黎季黎所殺季黎上表竄名為胡一元子蒼易名奩詐稱陳氏絕嗣奩為甥求權署國事長陵從其請逾年陳氏孫添平適至京師想其事季黎因表請迎添平還以國朝廷乃遣使護

送歸其境季黎伏兵殺之并殺使者事聞遂命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副將張輔等征之能道卒輔至其地生擒季黎及奩等獻俘于朝詔求陳氏後立之國人咸稱為季黎殺盡無可繼承僉請復古郡縣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時永樂五年春也

太宗時禮部郎中周訥建請封禪群臣亦多言此太平盛事上皆不聽時獨胡廣言與上意合既退作却封禪頌奏之

永樂七年 月文淵閣大學士兼右春坊大學

士胡廣卒贈禮部尚書謚文穆公 國朝文臣
有謚自太子少師姚廣孝與廣始也

太宗皇帝肇建北京勅翰林院凡南京文淵閣
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
取一部送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

文廟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
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
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
卒平之為郡縣
仁廟居東宮時 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

逆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言不宜過寵致有異
志 宣廟初漢府果反交趾亦叛悉如縉之

永樂癸卯五月 太宗皇帝微不憚數日未出
見群臣 仁宗皇帝在東宮軍國政務悉啟聞

施行邪僻傾險之徒不得騁其私誠所不便趙

簡王時留北京敬修孝弟其護衛指揮孟賢等

十數輩結曆官王射成等及內侍養子共構邪

謀欲候宮車晏駕矯詔從中出立簡王而已得

志為實秘不令簡王知蓋慮不從即事敗蓋粉

而主其謀者護衛軍王瑜姻家高以正布置已

定高密以語瑜、駭曰柰何耳為覆宗滅嗣計
高不聽又涕泣戒之高怒而慮其泄也謀害之
遂詣闕入疏 上初疑其詐緩曰豈應有是反
覆詰難衆為瑜危既捕賢等至 上親問狀得
其邪謀本末及所造詐偽詔書立誅以正射成
及內侍養子陞瑜遼海衛千戶後賢等皆伏誅
瑜召還陞錦衣衛指揮同知歷事 仁宗

宣宗

英宗官至左府都督僉事

禮部胡尚書濙嘗云

太宗命予使外瀕行諭

曰人言

東宮所行多失當南京可多留數日

試觀如何密奏來奏疏書字湏大晚至我即欲
觀也予至南京且晚隨朝 勅免朝辭以不敢
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退則記之如一日趨
朝勲臣其者語諱侍從槌之仍口奏有 旨不
問既退朝急宣侍衛者賞鈔若干錠於群臣皆
曰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罪而愧其
心見 殿下之明斷
太祖巡狩北 淮黃預扈從命無行在禮部都察院
事歲餘車馬親征北虜 仁宗以皇嫡長孫留
守北京命黃淮輔導

永樂十五年初建北京宮殿命都督薛祿董榮
繕四夷館曰有八曰西天曰達旦曰回旦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永樂中所設
永樂十九年冬 儲君自南京入 朝楊士奇
黃淮等侍北虜復犯邊 太宗皇帝將親征淮
言邊儲不足請遣邊將無煩六師忤旨罷官
仁宗嗣位即日復淮戶部尚書

永樂十八年十一月 仁宗為皇太子過鳳陽
謁陵畢周顧陵旁見仁祖淳皇帝所遺石農器
顧侍郎張本學士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

徘徊久而後退陵下賜耆老酒饌有知 太祖
龍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至夕曰知當時事者
益鮮矣

十九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皇太子曰
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奏牘每至輒以
殿下過失 上聞而指其妄言今宜踈此人曰
過失吾豈能無今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計
較也耶卒置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
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家 上聞之顧述

臣曰四夷朝貢之使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宿於民家何以稱崇儒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祖宗時於文臣少有贈謚至仁宗登極思念

舊臣賜禮部尚書鄭賜太子少保謚文安戶部

侍郎王鍾太子太保謚僖敏禮部侍郎儀智太

子少傅謚愍節春坊贊善兼翰林編修王汝玉

太子賓客謚文靖春坊贊善鄒濟徐善迹俱太

子少保濟謚文肅北京某部尚書朱濬謚文惠

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胡廣加贈少師

北京某部右侍郎楊泰贈戶部尚書太醫院判

蔣用文袁寶俱贈院使用文謚恭靖洪熙元年

四月有旨鄒濟徐善迹王汝玉皆贈官賜謚

官建祠於墓四時賜祭楊士奇謂朝廷宗廟以

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二祭濟等安可與宗

廟等遽召禮部春秋祭云

洪熙時初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以儲經籍

備訪問命楊溥等日直其中凡四人翰林學士

楊溥侍講王進蘇州人翰林五經博士陳繼蘇州人

吏科給事中王榮錢塘人

洪熙元年四月某日尚書蹇義夏原吉楊榮及

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
 皆對以未見上曰蹇夏二人雖見不能知士奇
 當知之對曰士奇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命之
 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召義士奇至奉天
 門諭曰二十年為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
 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泫然義士
 奇亦流涕臣士奇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 先
 帝之賜陛下至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後誰復如吾三人同心一誠遂
 出二勅三印賜兩人皆拜受退踰月宮車晏駕
 矣

宣宗皇帝甫四歲在北京適 太宗嗣大位
 仁孝皇后以至南京初出即學 太宗命設講
 席於華蓋殿之東令太子太師姚廣孝及翰林
 內閣之臣侍講讀永樂七年 駕幸北京 宣
 宗為 皇太孫隨行道途所經 太宗新以
 上過田家遍覽農民具及其衣服且諭以農民
 勤苦之事 太宗親征北虜命 上留守北京
 以尚書夏原吉贊輔自是 太宗巡狩北京及
 征胡虜皆從行洪熙元年春南京屢奏地震群

臣或請命親王及重臣往守者 仁宗曰非

皇太子不可至南京謁孝陵 仁宗不豫召還

夏六月辛丑至北京是月庚戌即位

永樂十四年 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驛

召隆平侯張信訪之 上未信車駕遂還南京

以問 皇太子對曰人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

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召

士奇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

昨日詢義固辭不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

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慮有離間之罪朕既知矣

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外人固無敢

與臣等言離間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多出意

度非見實跡皆固不敢對 陛下言然漢王始

受冊封因雲南不肯行復又改過青州又堅不

行今知 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

天下之人疑其心亦豈待事有實哉惟 陛下

早善處置使有空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

之利 上默然起還後宮數日 上得高煦私

造兵器及皮船教習水戰及僭乘輿服物挾私

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

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外劫掠悉

有實跡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 東宮
叩頭懇為救解乃免遂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
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

東樂安州

宣德元年高煦反 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
六部遣尚書陳山迎駕見 上言宜乘勝移師
向彰德襲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
山言諭之對曰此固之大計遂召蹇義夏原吉諭
之兩人不敵異議榮言請先遣 勅趙王詰其
欲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

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實天
地鬼神豈可欺哉且勅旨以何為辭榮厲色曰
汝可沮 固之大事乎令錦衣衛責所係漢府
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無辭士奇曰
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言吾言可
往與蹇夏言之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衆
意亦定可中沮耶夏曰萬一 上從公言今不
行趙後或有變如永樂中孟指揮之舉誰任其
咎士奇曰今事勢與永樂中異永樂中趙擁三
衛今已去其二且孟指揮所為王實不與聞不

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即如公言今如何處
士竒曰今之計朝廷重尊屬厚待之有疑則
嚴防之亦必無虞而於國體亦正矣二人曰公
言固當然上信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
竒退與榮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
二人一人有罪者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加厚之
庶仰慰皇祖在天之靈榮曰汝既不草勅我
當聞時惟楊溥與士竒意合溥曰吾二人請入
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溥言即趨
入見溥士竒亦踵其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
入已而有旨召蹇夏入蹇夏以士竒言曰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
有顧問惟召榮及蹇夏不復召士竒及溥至良
鄉臣二人始見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好
機會不得乘到家皇太后必厄矣上至京
不悔不復及彭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
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一日
特召士竒諭曰言者論趙王日益多如何對曰
今日宗室惟趙王於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
惑群臣上曰吾亦思之皇考於王最友愛

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受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吾今將封群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齎以示之使自處對曰必不得已則於皇親中擇人與趙相^心孚者偕觀行庶幾有所開導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袁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璽書親諭之好上從之因遣容親行趙王得書及言者所上表大喜曰吾生矣即敵護衛且上表謝恩而言頓息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雖為山所惑而後灼知其非逾數月召士奇至南齋宮諭

曰吾待趙不失親之禮爾有力焉自後奉母以見廷為嫌文廟英武群臣奏對少能稱旨惟受東楊先生之材自編修同解縉胡廣等七人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凡大事密計必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霽威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以為愛錢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貧也或鄉人來餽者必訪其貧富如何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

與所餽相稱酌之若富者以十分為卒亦答其一
二或在法乞救或在卑求薦必留意焉報者
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
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
仕途者安能一向遂意蓋天有秉除之數默然
寓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坷少年蹇滯老必
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
即得君無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累朝曾無數日之恙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
以嘗數論也或其因其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
其輔理之功在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
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君心之非引之當
道則予未有聞也

宣廟時二楊用事思天下或士不由己進退勅
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且薄
吏部尚書郭進不學無術但以老成至此尋勅
今御史知縣許在京五品以上官舉保由是天
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己而奔競之風大作以職
賂者甚衆有以毀言者遂罷御史知縣舉保之
例郡守以上仍舊出於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

取之權也西雖偏而無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
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年以後張太后崩三楊
相繼而亡進退人才之權遂移於中官王振邪
正倒置矣

朝廷命安遠侯柳升等將七萬人以征交趾命
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且勅慶凡六卿之屬
才且賢者舉以自助所奉十數人其最才賢禮
部儀制中郎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卧
起九月入交趾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
守升既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

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曰總戎之意驕矣公宜
力言之且夷賊譎詐不可以其屢敗忽之安知
其不示弱以誘我况璽書數戒飭謂賊專以
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
已病強起與升言升唯唯而已中實無戒慎意
明日前進以數百騎獨先其副繫等隊皆在後
升前度橋遽壞後車阻不得前賊伏兵四起升
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整兵以
進聚固宿將然倉猝賊驅赴聞衆亂聚被執
寇大呼官軍降不殺安鏞曰吾輩見危授命

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

陷

城中如都指揮李任指揮顧福知府劉子輔知州何忠等皆死鄧交趾守師知任等死事以聞皆得褒贈從升等死者守師隔遠不明知不致聞時與安鏞同行親見其後得脫歸者雖言之詳而有司以無官府上狀不可實故安等之鄧不得暴白於朝世之所共惜而痛悼者也一時同死者如吏部主事李宗昉等蓋多而安與鏞之事有聞者在慶左右也兩人皆進士出身最見相得安字志靜豐城人年四十二歲鏞字

叔振錢塘人年三十四

九沙山人萬表曰灼艾別集者於昔灼艾集續集餘集之外別為一集也偶有聞見輒復錄梓以與四方共之亦性然也

嘉靖癸卯八月中秋日寓清江僧舍識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